

※日本學者論群經注疏專輯※

關於五經正義單疏本

長瀨 誠著 黃 桂譯*

一、前 言

先秦時代，儒家所崇尚的典籍六藝——又稱為六經——者，乃指《易》、《書》、《詩》、《禮》、《樂》以及《春秋》這六種書籍。《易》、《書》、《詩》當然就是指現在的《易經》、《書經》和《詩經》。至於《禮》，則眾說紛紜，最後被推論為應是現在《儀禮》的原本。關於《樂經》，諸儒中否定者居多，也因此，將之除名而留下來的五部經典，則以五經之名流傳至今。然而，儒家較之其他典籍，特別崇尚經書的理由，並不在於其真偽，而是關係著孔子這個儒教教團史上極高度的權威問題。也就是說，因為這是經由孔子編述、刪訂的，才是真正的大前題。所以，六經這樣的名稱，早在秦漢的時候就已經成立了。到了漢，才有以《易》、《書》、《詩》、《禮》、《春秋》為名的五經。本來，在先秦時代，也不能說沒有以《樂》來取代《春秋》，而將《易》、《書》、《詩》、《禮》、《樂》稱為五經的說法。但一般而言，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之說較為通俗。在漢的時候，也產生了在六經中加入《論語》；或者除去六經中的《樂》，加入《論語》和《孝經》；或者在五經中加入《周禮》、《儀禮》，而稱之為七經的說法。更有人將《易》、《書》、《詩》以及《三禮》：《儀禮》、《周禮》、《禮記》，與《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並稱為九經。爾後又接連的出現了十經、十一經、十二經等等的說法；直到宋，才確定了十三經這一個名稱。然而十三經這一個名稱的成立時代為何，後生學者並非全無疑問，在此姑且隨從通論，不多做

* 黃 桂，大東文化大學碩士。

議論。無庸置疑，所謂的十三經，即是指儒教經典的《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等，儒教所依循的聖典核心的總稱。

漢的時代，注釋經典的書籍，不管是稱為注、傳、箋或學，它們完全和經典分開，成為個別單獨的書物。稍後，才有將兩者合併，成為所謂的經注本問世。而這樣的經注本，到底是從誰開始的，也是後輩學者的議論之處。例如在孔穎達的《毛詩正義》中有「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從這段敘述，我們似乎可以得知經注本是始於馬融的《周禮注》。而宋的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更斷言《春秋》的經文和《左氏》的傳文合而為一者，乃始於劉歆。所見或許有所不同，但無論哪一個說法正確，我們可以判斷的是，經注本的確是前漢末期到後漢之間的產物。到了後世，為了更貫徹經意，光是簡單的傳或注，當然是不夠的。所以在傳或注上附加小注，甚而對注的意思做更進一步的疏解。這也就是所謂的疏。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奉命為五經作疏，即撰寫了《五經正義》。以此為開端，儒教經典的疏也紛紛完成。最後在宋的時代，十三經的全部注疏終告完成。依據學者們的看法，也有人認為十三經注疏的完成應是在明初，在此姑且依一般通說，不另做考察。

《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就如前述，乃孔穎達等人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奉命撰寫。根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記載，《五經正義》乃是以孔穎達為首的幾位學者共同努力完成的。

《周易正義》	十四卷
《尚書正義》	二十卷
《毛詩正義》	四十卷
《禮記正義》	七十卷
《春秋正義》	三十六卷

共計一百八十卷。《易》乃採王弼、韓康伯注；《書》則用孔安國傳；《詩》採毛傳、鄭箋；《禮》則用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是用杜預的注等加以疏解。

這也是現在的十三經注疏的核心。在此之前，它並無與經注本同冊刊行的例子；為了將這種把疏做為單行本的版本，與之後把注疏合刻為注疏合刻本的版本做個區分，我們特別稱它為單疏本。

然而，《五經正義》既是敕撰頒布的書籍，對赴考明經科的人而言，更是國定

的經典，也是不可不讀的教科書；因此爲了省去必須同時讀注和疏兩者的煩瑣，才將注疏合刻，以方便赴考者的用心也顯現了出來。也就是說，單疏本乃注疏合刻本的疏的原本。而注疏合刻本乃是之後才形成的。合刻本中的疏文，是否有異於單疏本之原文的地方？也就是說，將單疏本的文引入注疏合刻本時，是否有不小心脫誤，或故意省略的部分，想一窺其究竟也是理所當然的想法。

現在，我們把現存的注疏合刻本和單疏本做一個比較，發現其中的確有相當多誤脫和省略的地方。而且在日華兩國所傳存下來的單疏本，實在是寥寥無幾，只能說是斷簡殘章。但是，近年來逐漸有輕易就能目睹這些寶貴資料的趨勢，這對後生學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此在這裏，就單疏本流傳的狀況做一檢討，並以檢討正義疏文內容爲前提，寫下這篇文章。

原本，我們認爲注疏家很有可能在無意間對經意做了錯誤解讀，但卻不認爲他們會故意的曲解經意。這是因爲，注疏家向來被要求的一貫作法，就是要遵循注不能違背經意，疏絕不可違反注的大意的原則。但是，《五經正義》的總編纂，乃是衆所周知的孔穎達。他原本就是居高官且年長的學者，也因此而成爲了代表性的人物。然而真正的撰寫者除了他之外，還有許多人也是事實，因此我們必須認同，他們之間有矛盾衝突之說，也是理所當然的。儘管在各正義間出現了矛盾的解說，我們卻不應該因此責難代表者的孔穎達，或懷疑《正義》的價值。如果我們深信注疏家一貫的解釋態度，那隨著對《正義》內容的探討，對掌握並闡明從先秦、漢魏、六朝、隋唐忠實承繼而來的古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之流傳特徵，或許能找出一線曙光也說不定。當然，注疏家在對經或注做解釋時，不免會受到他生存的時代所影響，他的解釋更會受該時代的思潮所左右，各種夾雜物同時混入這解釋中，也是在所難免的。他們邊受這些思想的影響與滲入，從疏到注，從注到經慢慢的攀溯而去時，他們相信古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將可能因此得到某種程度的闡明。一旦立於這樣的觀點，我們視爲復原疏文原貌最佳途徑的單疏本，其資料價值也就不可言喻了。

二、有關《五經正義》現存單疏本

關於《五經正義》的詳細解說，有大阪每日新聞社所出版，成爲舊宮內省圖書寮尊藏的宋槧《尚書正義》之解題，由故內藤湖南博士所執筆的〈影印秘府尊藏宋

槧單本尙書正義解題〉一卷。其中湖南博士有極詳盡的解說（昭和四年八月完稿之意旨，記載於卷末），現在在此不多贅述。當然，對本解題的一些細微部分，由於之後新出的資料而必須做訂正之處，自是存在。例如，內藤博士說單疏本現僅存於我國（日本），在中國早已亡佚不存。也就是說，他根據近藤正齋《書籍考》中所例舉的四個證據，說明《五經正義》的單疏本，在其他國家皆已亡佚不存。但是《周易》的單疏本稍後在其他國家被發現，且已影印出版。就此點，單疏本現僅存於我國之說，的確有待更正。除了像這樣的地方之外，或許是我寡聞少見，我的確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本解題更完備的解說書。我認爲凡言及《五經正義》者，都應參照本解題。

在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中，就其中尙存的單疏本《儀禮》、《穀梁》、《爾雅》，我們得知連博雅的阮元都不曾目睹《五經正義》的單疏本。

在此，將我國至今所存的《五經正義》單疏本作為文獻加以檢視，並參閱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其中有：

《周易正義》十四卷	應永間鈔本	求古樓藏
《周易正義》十四卷	弘治、永祿間鈔本	求古樓藏
《周易正義》十四卷	弘治、永祿間鈔本	竹陰書屋藏
《周易正義》十四卷	元龜、天正間鈔本	涉江氏容安書院藏
《周易正義》十四卷	元龜、天正間鈔本	求古樓藏
《周易正義》十四卷	元龜、天正間鈔本	昌平巽藏

列舉了這六本《周易正義》，且前二本之正義爲分注書寫，後四本之正義則與經文一樣的大字書寫。分注書寫的形式，大致是唐本的舊式，句尾多用助詞，類似卷子本的古形式。正義大字書寫的形式，敘述中說乃是根據北宋本所鈔錄的。

《毛詩正義》零本□卷	舊鈔本，求古樓藏。未見。
《禮記正義》零本□卷	舊鈔本，桐山元仲藏。未見。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影舊鈔本，求古樓藏。

這《春秋正義》乃係常陸國久慈郡增井村萬秀山正宗寺所藏，近藤正齋借鈔的東西，其中因有水府儒員小澤章所提跋文，故知其原本應是天文中的鈔本。

德川末期，學者們得以目睹的正義單疏本，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從藤原佐世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裏，我們知道在平安朝時代，《五經正義》全卷已存在我國（日本）內。也就是同書中有：

《周易正義》十四卷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

《毛詩正義》四十卷 孔穎達撰

《禮記正義》七十卷 孔穎達撰

《春秋正義》三十卷 孔穎達撰

可見全《五經正義》的單疏本都收錄其中。《春秋正義》在《見在書目錄》中收室生寺本三十卷，狩谷棧齋的証注本中，只是指稱《舊唐志》作三十七卷，《新唐志》作三十六卷，而正宗寺本則是三十六卷。

我們不難想像，單疏本在王朝時代進入我國（日本），而為好學之士所珍愛的情形。如果參閱藤原賴長的《臺記》，大約對這情形可以了解大半。讓我們來看看《臺記》的康治元年之條中有：

四月六日己巳，初見《毛詩正義》，依委見不終一卷。

五月一日癸巳，《毛詩正義》冊卷見了。

五月二日甲午，見《尚書正義》^{第二卷第一七}年見了。

九月二十九日戊午，早旦，《尚書》裏書正義略見合了。

不委見、只大 都見合了。

康治二年之條中有：

三月四日辛酉，《春秋正義》卷第十，今日見了。文文案見間、不速矣。

四月二十八日乙卯，及雞鳴，見《春秋正義》二十七了。

五月十四日庚午，余即以《毛詩正義》一卷送彼卿將令寫也。件卿所持正義依見卷多，被借之故也。件《正義》，去年余加一見，首付了。

七月廿一日丙子，皇太后大進故業，借送《禮記正義》摺本一部，七十卷，勝得萬戶侯。

九月二十九日癸未，……自今而後，十二月晦日，錄一年所學，可續載曆奧。

經家三百六十二卷中有：

《尚書正義》廿卷 首付，書本書裏 康治元年

《毛詩正義》卅卷 首付，書本書裏 康治元年

（卅恐怕是冊之誤）

十一月三日乙卯，申剋初見《禮記正義》，摺本也。

大宮大進有成進之，予借之，可替書本正義也。

十一月四日丙辰，午剋，見《正義》第一了，戌剋見第二了。

十一月九日辛酉，終日見《禮記正義》卷五了，摺本九張。

十一月十三日乙丑，自辰至亥，見《禮記正義》十張。

十一月廿九日丙子，……先日借信俊《周易正義》摺本，以美紙，能書之人令寫之了……

十二月六日戊子，未四點，見《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了，自朔日至今日四卷。

又康治三年之條中更說：

四月廿八日己酉，見《周易正義》。

而天養元年之條中也說：

十一月廿九日丙子，今日見《禮記正義》十六卷 四十七至六十二

十二月十日丙戌，申四點，見《禮記正義》卷七十了，去年十一月三日，始見之、一部七十卷、今日終功……《五經正義》百八十卷皆見了。

只是瞥一眼《臺記》，上述的記載就湧入眼裡。也就是這些記載讓我們知道單疏本《正義》在王朝時代是如何被好學的讀書人所重視。如果再仔細的注意到記載中的摺本等字樣，當時宋版正義是如何的被延續且重視，不難得知。從以上種種，包括了宋版單疏本的《五經正義》全本，在當時的我國（日本）的確能看見它被珍惜及保存的程度。而內藤博士甚至還說，當時的刻本應該就是北宋監本的原刻本吧！但其存佚已無法辨明。今日所存宋版正義的《尚書》、《毛詩》、《禮記》等乃金澤文庫之舊物，為南宋之覆刻本。至於《春秋正義》的天文年鈔原本則無法得知其存佚。應是由金澤文庫的宋刻傳鈔之物。（見內藤博士《解題》，頁二十三。）

現在，單疏本《五經正義》是什麼樣子？是否依然存在呢？若要檢視這一點，根據《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應是最方便的，所以也就先將它視為資料之一前去查詢。從這個目錄大致可以知道有下列的東西是存在的。

察閱了《周易正義》的部分後發現：

《周易正義》十四卷 唐孔穎達奉敕撰、舊鈔本。

《周易正義》十四卷拊《校勘記》二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校勘記》，清劉承幹撰。民國三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周易正義》十四卷 唐孔穎達奉敕撰。

昭和十年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用傅氏雙鑑樓藏宋本景印。

最初所舉出的舊鈔本《正義》十四卷只有這些，又因筆者並未親睹其書，無法分辨是否就是單疏本，當然也不能做任何批評；但又因為其中未記載王弼、韓康伯注的文字，故誤斷為單疏本。

經海保漁村就舊鈔單疏本，補正阮元《周易校勘記》，而成的《周易校勘記舉正》（一卷），可知我國存有幾乎完全近似單疏的傳鈔本。把漁村所根據的書，和接下來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就傅氏的雙鑑樓藏宋本景印之單疏本做個比較，則知景印本上有長孫無忌等人的上表。但海保氏所見者卻未沒有。漁村也認為原書應有脫頁。

漁村所見本和景印本，第一卷是《序》和《八論》，第二卷是《乾》，第三卷是從《坤》到《訟》，其分卷的次序大多一致。但文字上卻未見一致。漁村所見，其卷數與《見在書目錄》、《臺記》及《舊唐書》所記是一致的，這傳鈔確實出於唐時的古本嗎？或者是來自宋刊本的鈔本，據說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看看它和宋刊單疏本多少有些出入，我個人認為它應該是屬於唐古本的傳鈔本系統才對。

景印本則如田中慶太郎氏的《羽陵余蟬》中所述，乃為傳沅叔氏之藏本（原為徐梧生氏所藏）所景印之物，由於經文與疏文的文字大小一樣，且寫成一行，被認為這是宋刊單疏本的特色之一。而漁村所見本，疏文則以小字刻成兩行，此外也沒有與經文疏文文字同大，刻成一行者的任何敘述，從這一點，要斷定它究竟應屬唐古本的鈔本還是宋刊本的鈔本，實在很困難。但正如前面已說過的，由於與宋本在文字上頗有出入，或許應屬唐古本的鈔本吧！收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中的舊鈔本《周易正義》，究竟應屬於那一個鈔本呢！

嘉業堂刊本《周易正義》，筆者亦未得見，故無從判斷。過去，始終延傳著《五經正義》的單疏本在其他國家未有存在的說法，在《嘉業堂叢書》的〈禮記正義後記〉中，楊守敬說道：「日本所存單疏、《易》、《書》有全部、《左傳》有殘本……」，從這個地方或許能說它是來自日本傳鈔所得。現在其他的嘉業堂刊單疏本也多是日本的傳鈔本。只是依據岩崎氏藏《禮記正義》的卷子本而成的嘉業堂刊《禮記》單疏本，卻有相當多誤刻。然而將卷子本的體裁全部更動，使其面目全非的部分的確是很令人遺憾的，不知原書之形貌為何。

至於《尚書正義》，收錄於《分類目錄》中的有：

《尚書正義》二十卷 拊《校勘記》二卷 唐孔穎達奉敕撰。民國五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尚書正義》二十卷 拊《解題》一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解題》內藤虎次郎撰。昭和四年大阪每日新聞用宮內省圖書寮藏宋本景印。《秘籍大觀》第二集。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景日本覆印宋本。《四部叢刊》三編經部所收。

此《漢籍分類目錄》中，就《尚書正義》而言，於弘化四年，熊本藩時習館以足利學校的宋本所景印的正義，和《尚書正義·虞書》五卷拊《校勘記》五卷，昭和十四年東方文化研究所排印本皆有收錄。然而因為它們都不屬於單疏本，在此不深入敘述。而這裡的排印本，乃是以十三經注疏本之一問世，爾後才有《尚書正義》全卷的完成。嘉業堂叢書本因未得見識，故不在話下。但在此不得不關注的則是舊圖書寮尊藏的宋本《尚書正義》。這是最完備的單疏本《尚書正義》，而且是今世唯一的珍本。這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所景印之物。內藤博士在其《解題》中有詳細的敘說：

本書二十卷（裝成十七冊）紙數五百八葉（內二葉補寫）書法在歐陽詢、顏真卿之間。體制行款如近藤正齋所云，卷首端拱元年孔維上表。開卷即書臣維等言，不題書名。次載長孫無忌上表，孔穎達序，皆連接而書，承卷子本式也。全帖左右雙邊，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版心高七寸五分強，寬五寸五分強；時有大小。（鳥田彥楨云，有左右雙邊與四周雙邊，在各雙邊者本北宋末年端拱原刻上梓者也四周雙邊者南宋葺板。其實並無四周雙邊者，此說不足信也）（〈解題〉二十六頁）

張元濟氏的《涉園序跋集錄》（頁九）

在經注的起迄、疏文及各提行，都異於他經，稍稍做到了賞心悅目的效果。卷二第二十六葉、卷六第二十七葉，原欠脫處重抄入，脫行處補注之，以今本書的原式重新抄寫，進而整飭之。

在此略舉以供參考。

接著，有關《毛詩正義》的單疏本，就我所見到的，在分類目錄中有如下收錄：

《毛詩正義》殘一卷 存卷第十一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景京都富岡氏藏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

《毛詩正義》四十卷 原闕七卷 拊《校勘記》三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

《校勘記》清劉承幹撰。民國七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嘉業堂叢書之一。

《毛詩正義》四十卷 原闕七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昭和十一年東方文化學院用京都內藤氏藏宋本景印。

《毛詩正義》殘一卷 存卷第六 唐孔穎達撰。昭和十二年本所用京都小島氏藏鈔本景照。

《嘉業堂叢書》本正如前述未得見，但看看原闕七卷和附記的地方，恐與內藤博士舊藏本屬同一內容。富岡氏本及小島氏本，若以內藤博士的〈尚書正義解題〉來看，富岡氏本的卷十一儘管是〈秦風正義〉的殘卷，卻也是唐鈔單疏本。

在這些單疏本中，最重要的當然要算是東方文化學院所景印的內藤博士藏原闕七卷的宋紹興年間版本。原為竹添進一郎博士的舊藏，後歸內藤博士所有。是現存的單疏本《毛詩正義》中最稱完備的。卷第四十的卷尾有淳化三年《校勘記》和紹興九年紹興府雕造的〈刊記〉，半板十五行，每行為二十五字或二十六字。在經注起迄的文和疏文之間，以一字的空隔區分，而具備了宋版文字大小一致且連書的形式特徵。

接著，再來看看有關《禮記正義》的單疏本。

《禮記正義》殘二卷 存卷第三第四 附《校勘記》一卷。唐孔穎達奉敕撰。

《校勘記》清劉承幹撰。民國三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嘉業堂叢書》之一。

《禮記正義》殘一卷 存卷第五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昭和三年野（直喜）教授還曆記念會用東京岩崎氏藏鈔本景印。

《禮記正義》殘八卷 存卷第六十三至第七十。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昭和四年東方文化學院用甲斐久遠寺藏宋刊本景印。東方文化叢書第二。

《禮記正義》殘八卷 存卷第五、第六十三至第七十。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景日本景印古鈔本及宋刊本。《四部叢刊三編》經部所收。

這裏最重要的是東方文化學院本的原本身廷山久遠寺藏的單疏本正義，它被視為是宋的淳化本。（中華書局版《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頁八十八）它並未被收錄在《漢籍分類目録》中，但有《校勘記》（二卷），故安井小太郎先生為《身廷本禮記正義殘卷校勘記》做一提要，在其中並敘述到，其字樣體式彷彿南宋初刻。

《嘉業堂叢書》乃依據岩崎氏藏鈔本（平安朝時鈔卷子本。係狩谷掖齋之舊

藏，近年則歸和田雲村博士所有。博士歿後，又歸岩崎男爵所有），並非是將原本的卷子本改爲摺本形式，而失去了卷子本的原型，而是其中有相當的訛誤之故。就〈曲禮上下〉的殘本，原本並無入卷第。《嘉業堂叢書》本則在第三、第四，而《東方文化學院目錄》及《四部叢刊》本則在第五。

在《漢籍分類目錄》中，收錄有民國十五年南海潘氏以家藏宋紹熙本景印而得之《禮記正義》和民國十六年潘氏以同書景刊而成之《禮記正義》。當然這並不是單疏本，而是注疏合刻本。常盤井賢十氏之《宋本禮記疏校勘記》，乃出自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最後讓我們來檢視《春秋正義》的單疏本。在《漢籍分類目錄》中有收錄如下：

《春秋正義》殘十二卷 存卷第一至第九、第三十四至第三十六附《校勘記》二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校勘記》清劉承幹撰。民國八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嘉業堂叢書》之一。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昭和六年東方文化學院用宮內省圖書寮藏景宋鈔本景印。《東方文化叢書》第四。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景海鹽張氏涉園藏日本覆印景鈔正宗寺本。《四部叢刊續編》經部所收。

圖書寮藏本乃寬政年間重鈔常陸國久慈郡增井村萬秀山正宗寺所藏之天文年間的鈔本而成，亦即在文化年間將水戶之彰考館藏本重鈔所得，有近藤守重的題識。正宗寺本及其原本金澤文庫舊藏宋刊本，現已亡佚失傳。圖書寮本的第八、第九冊，據說是在明治四十三年清國的田吳紹氏於東京書肆間覓獲流出於坊間之書，捐獻出來，乃成全卷。《涉園序跋集錄》（頁十七）對本書內容有檢討記錄。

《嘉業堂叢書》本乃殘缺本，而《四部叢刊》本乃據圖書寮藏本而來，自屬完本。而內藤博士更指出，法國的貝里歐氏的敦煌本《春秋正義》哀公殘卷乃其所目睹的唐鈔本。

由以上的敘述很清楚地，對現存的《五經正義》單疏本，如果殘缺本還能忍受的話，我們已可見到五經的全部，這是何等幸運啊！這是過去先賢們苦心希望得到卻長嘆不可得的，現在我們卻輕而易舉的能看見，真是何等的幸福啊！尤其是能窺見《易》、《書》、《春秋》之全卷，及四分之三的《詩》，對古往的先賢而言，若他們地下有知，不知要如何的感嘆不已啊！

檢討比較了單疏本和注疏合刻本，再透過先賢們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校勘記的制作。突破這一種形式的研究，向前更邁進一步，以從內容的層面徹底研究，乃當前留予後生學子所應努力的研究課題。也因此，今天僅就現存單疏本之狀況作資料整理。

——譯自《拓殖大學論集》第 35 號（1964 年），頁 17-25。